

十点零六分的青海湖

杨亚伟

十点零六分,青海湖第一次撞进我的眼睛。

它太大了,大得像一片倒扣过来的天空。站在湖边,秋风从四面八方涌来,带着高原特有的清冽,让人忍不住深吸一口气。湖水不是蓝的,也不是绿的,而是一种介于翡翠与孔雀石之间的颜色,随着云层的流动忽深忽浅。远处,雪山像一道银线,轻轻压住湖的边界,让这汪水不至于漫溢到天上去。

友人说,青海湖是咸的。我蹲下身,指尖轻轻点过湖面,尝了尝——确实咸,但又不是海水的粗粝,而是带着某种矿物质的清冽,像眼泪,又像远古海洋的遗存。湖岸铺满了圆润的鹅卵石,被湖水打磨得光滑如玉,踩上去发出细碎的声响。偶尔有几块石头上附着白色的盐霜,像是湖水在夜里偷偷留下的吻痕。

浅滩处搁浅的独木舟船底结着盐霜,像未及写完的省略号。当地人说这是去年赛马节留下的,只剩一副空壳,却暗合《庄子》“无用之用”的深意。此刻它的审美价值,早已超越其作为舟楫的功能意义。忽而一群鸬鹚闪过水面,银翅划破湖光,惊散倒映的云影——恰如苏轼笔下“黑云翻墨未遮山,白雨跳珠乱入船”的刹那。

十点四十六分,太阳将湖水照成液态的蓝宝石,近岸处却透出翡翠色。这种奇特的色彩分层,据说是因湖水含盐量变化所致。联想到沈括在《梦溪笔

谈》记载的“盐泽之光”,古人早已注意到盐与光的魔法。几个摄影者专注地调整三脚架,试图用镜头凝固这一刻,而湖风掠过,水光摇曳,真正的青海湖只肯活在流动的视线里。

不多会儿,阳光忽然强烈起来,湖面瞬间碎成千万片镜子。远处的鸟岛附近,几只斑头雁低低掠过碧波,翅尖划出的弧线像书法家挥毫时的一撇。藏族牧人骑着马从远处缓缓走过,马蹄声被风吹散,只剩下一个剪影,像是从某幅古老的壁画里走出来的人物。

雪山若隐若现,宛如王维笔下的水墨小品。传说文成公主进藏时曾在此驻足,她解下玉佩投入湖中,从此湖水便有了永不褪色的碧蓝。这个美丽的传说让眼前的景色更添几分历史的厚重,恍惚间仿佛能看见当年浩浩荡荡的亲队伍在湖畔休憩的身影。

“你看,湖水在呼吸。”友人指着岸边说。细浪一层层推上来,又退下去,周而复始,永不停歇。这节奏让人莫名安心,仿佛时间在这里被拉长、稀释,最后只剩下最简单的韵律——来,去;涨,落。

沿着木栈道缓行,脚下不时传来吱呀的声响。转黄的牧草间点缀着未凋的野花,令人恍如置身范仲淹“碧云天,黄叶地”的词境。几位藏族老人坐在经幡旁捻着佛珠,他们布满皱纹的脸上映着湖光,让我想起仓央嘉措那句“那一世,转山转水转佛塔”。时

间在这里似乎变得缓慢,连飘动的经幡都带着某种亘古的韵律。

十一点二十分,我们走到一处经幡阵。五彩的经幡在风中猎猎作响,藏民说,风每吹动一次经幡,就等于诵了一遍经文。这个认知让我对“存在”有了新的理解——就像王阳明说的“你未看此花时,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”,此刻飘动的经幡,正因我的注视而被赋予额外的意义。

我站在翻飞的色彩中间,忽然觉得,青海湖的美,不仅在于它的辽阔或清澈,更在于它那种近乎神性的宁静。它不因游客的惊叹而更壮丽,也不因无人观赏而寂寞。它只是存在着,像一位沉默的智者,静观千年风云变幻。

时近正午,阳光直射湖面,湖水忽然变成了通透的孔雀蓝色,恍若徐霞客笔下的洱海“日光射之,涣若琉璃”,而此刻的青海湖,竟比文字描绘的更令人心醉。远处有渔人驾着小船撒网,动作从容得像在演绎某种古老的仪式。

十二点十二分,我们恋恋不舍地向青海湖告别。回望时,湖水已经变成了深蓝色,几乎与天空融为一体。雪山依旧在远处闪着微光,仿佛在目送我们。

两小时太短,短到不够看清一片云的影子如何在湖面游走;两小时又太长,长到足够让这片湖水永远留在记忆里,成为某种永恒的刻度。

柿子红了

郝杰

“秋风萧瑟天气凉,草木摇落露为霜。”在大雁的声声啁啾中,枝头的柿子红了。

树上树下、房前屋后尽是红彤彤的柿子,树上结着、路边挂着、地上铺着。这是我几年前在山东青州王坟镇看到的情景,这地方也被称作柿子沟,吸引着众多的目光在这里聚集、脚步在这里停留。

我带着沉重的摄影装备,一头扎进这山沟,长枪短炮、爬高上低地想拍出柿子沟的“美”。

我的焦点对准了一处堆满柿子的空地上,几个妇女在忙着给柿子剥皮。构图、锁定……取景窗里陡然跳进两个穿着红花布棉袄、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。她们有七八岁的样子,头发有点乱,面颊有点脏,像两只小鹿,在安静的画面里蹦来蹦去。看见有镜头对着,怯生生地嬉笑着、躲闪着。

直觉让我感到这两个“小山娃”是表现山村很好的元素,于是连忙重新调整镜头:“小朋友,走近点,来给你们拍张好看的照片。”两个小女孩听见招呼迟疑了一下,不再躲闪,乖巧地走过来。

“叔叔,你要把我们拍得好看点。”小女孩边配合边提要求。“没问题!”我应着。

噼里啪啦一阵快门声。拍完刚要离开,其中一个小女孩拦住了我:“叔叔,你会把照片给我们吗?”

面对突如其来的新要求,我一愣,反问:“为什么要照片?”“我想给我爸妈看。”

“你爸妈在哪里?”“在外面打工,过年才能回来。”“想他们吗?”“想!我想让爸妈天天都能看见我。”另一个小女孩抢过话茬说。“哦……好吧,我下次来带给你们。”“什么时候来?”女孩昂着脸、歪着脑袋继续问。“等柿子红了的时候。”我匆匆说完,生怕她们再提更多的要求,转身钻进路边的车子里。隔着车窗,看见两个小女孩一动不动立在原地,直直地看着我,在一片红柿子的背景里,定格成一幅让我难以释怀的图像。

毫无疑问,这两个孩子是山村里的留守儿童,远远地离开父母,守望在这个柿子红了的季节里……

从那以后,把照片给俩孩子送去也成了我的一个心愿,这个心愿一次次成了泡影。是山高路远吗?



拍摄于2010年11月7日,5年后这里进行了旅游开发……

是工作忙碌吗?是柿子不够红了吗?都不是!是我没勇气用这照片兑现我的承诺。我不知道该以一张怎样的照片才足以告慰那山里的孩子、远方的父母,以及我自己的内心。在父母眼里,或许孩子应该像快乐的天使,笑脸如花,看一眼幸福满满。而我的镜头中,是两个在红柿子中凌乱的“小山娃”,表露着一个摄影人眼中最现实的形象和色彩。

我终究没能拍出柿子沟我期待的“美”。

十几年过去了,对两个小孩子的记忆,就像一枚秋叶书签被夹在思想的日记里,总在不经意间被打开……孩子的小小要求成了我一份久远的心结。

资料所见,如今的柿子沟早已经开发成旅游区,每年举办柿子文化艺术节,开展摄影比赛、登山观柿等活动。成立了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,修建了环山公路及接待设施,发展起了农家乐、有机农产品加工、康养文旅、中草药种植等,形成了农业观光与柿子深加工相结合的生态旅游综合体……就此一想,当下乡村振兴如潮如涌,乡村文旅如火如荼,两个“小山娃”也当是青春靓丽的新一代了。

如与孩子所约,等柿子红了,我会再去。我相信小姑娘一定不再需要“好看”的照片来证明什么。那一片红红火火的颜色也不再是摄影人镜头中的背景,而是柿子沟和柿子沟村民生活的真正底色!

心有常闲

俞俊

读汪曾祺先生的文字,最大的感受是,老人家随时随地都能“闲”下来。他在一篇篇几乎没有情节的散文里,津津有味地谈论家乡野菜“枸杞头”,讲昆明的雨,聊自家院子里的那棵紫藤。都是一些日用的很平常的事物,但样样都泛着光泽,充满生活的热度与细节的美。

所谓“偷得浮生半日闲”,最大魅力或许就在那个“偷”字。它意味着,这是主动为自己争取来的,不足为外人道也的闲暇。它可以是等公交车时,抬头看看云朵的形状,揣测它像一只酣睡的羊还是一座漂浮的岛屿;也可以是品一杯热茶时,只去感受那由舌尖弥漫开的甘醇,看茶叶在水中缓缓沉浮,如同一场微缩的舞蹈。这短暂的几分钟,将自己从奔波的事务中短暂抽离,重新观照自己。

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。一个“见”字,千古传神。诗人的本意是摘菊,心思单纯,心里空阔,没有杂念。于是,远处的南山,就在这片空明的心境里,自然而然地映现出来,像是天地万物主动向你走来的馈赠。心里若塞满了计划与焦虑,即使南山矗立眼前,恐怕也只是一个地理坐标。

普鲁斯特在红茶与玛德琳蛋糕的味道中,唤醒童年追忆。这份细腻与通透,想必也只诞生于某个安静而闲适的午后。传说牛顿瘟疫期间在老家伍尔索普庄园居家隔离,于苹果树下休憩,才因一颗落下的苹果而灵光乍现,推开了万有引力的大门。灵感女神,从不会青睐那些行色匆匆的过客。心有常闲,感官变得清澈。才能听见雨水落在不同材质上的声音,才能闻到槐花在晚风中送来的微甜,才能读懂一幅旧画里人物沉默的眼神,才能体味一部电影里欲言又止的余韵。思绪有了回旋的余地,那些往日被匆忙脚步踏碎的美,便会清晰地浮现在你眼前。

为自己留一点“闲”,如同在画卷上留一笔“留白”,气韵才能通透。心里有了这份从容,便可在疾风骤雨中安坐。幸福,或许并不在于汲汲营营、功成名就,更多的,其实就藏在那些被忽略的、无用却美好的柔软时光中。